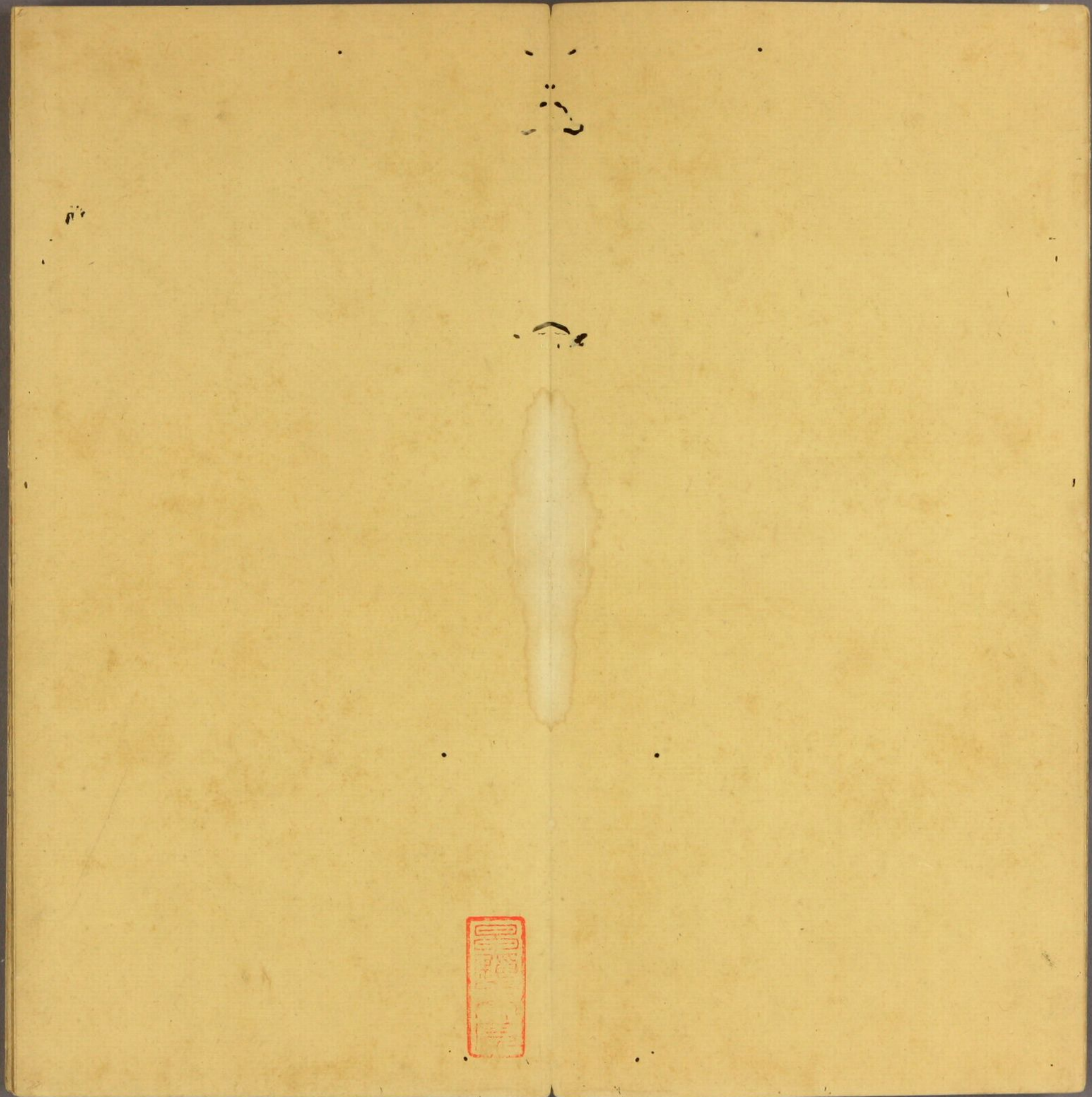




子
1983
1



名臣法帖第一

魏太傅鍾繇書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惟懼之謀而又愚
老聖恩位佃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帥士欣戴唯有
江東當少留思既與上 同見訪問昨日讌見



復蒙逮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
膝之事昔先帝嘗以事及臣遣侍中王象杜巖
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絲髮乞伏侍中與臣
議之臣不勝愚款悽之之情謹表以聞臣繇誠
皇誠恐頓首上言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遠于
卿佐必異良方出於阿是多堯之言可擇
郎廟况繇始以跡賤得為前思橫所貶睨公私
見異爰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

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達晨坐以
待旦退思邪邪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獻
聞深念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
拳無有二計高尚自跡况未見信今推款誠欲

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
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之而反不必可與
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
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蹠

曲拆得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
與父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
二事以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
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貞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

不自拜表

大魏黃初元年十二月甲戌大理東武亭侯臣鍾
繇上坐調元化曾何力枝葉滋茂本根實
時數大亨豈一具迷今江南草間奚足以辱

王師乎俟其苛慝回民不忍便行伐罪可也且中
國之師豈與島夷爭一旦復虧威信誠恐不
足伏服南夏也臣無行履險蹈夷臣以無任
不獲之命既已臣服繇言戎路扈從

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禮末曹
荒沉爰來適居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
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
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
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

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之誄之辭曰

伊惟孝女擘擘之姿偏其返而令色孔生窈窕泚
女巧咲倩兮宜其家室在浴之陽待禮未施嚙喪
蒼伊何無父孰怙訐神告哀赴江永晷視死如歸
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孝女乍沉乍浮或泊
洲嶼或在中泯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
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淚淚掩涕驚慟國都

是以哀姜笑市杞崩城隅或有勉面引鏡勞耳用
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傳何者
大國防禮自脩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
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
嗚呼哀哉亂曰

鉛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曆祀丘墓起葢光于
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義之利門何悵華落雕
零早分葩艷窈窕水母配神若堯二女為相夫人
時效彷彿以招後昆

漢議郎蔡雍聞之來觀夜闇手摸其文而讀之
雍題文云

黃綰幼婦外孫齋曰又云

三百年後碑冢當隕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匡
履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

樂毅論

夏侯泰初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莒即黑

論之

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
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
不亦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

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
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
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
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
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
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
局蹟當時心於無并而已哉夫無并者非

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
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無
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
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
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善於遐
邇矣天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
也天下莫不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

防大綱以象一城牧民明
頃仇其上願釋干
施然則求
微子適
長谷

世人多以樂殺不時拔莒即墨

論之

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
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

不亦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
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
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
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
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

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
之志千載一遇也亦特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
局蹟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
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
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

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
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為
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
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
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

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
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又顧仇其上顛釋干
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
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
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

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
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
如草道光宇宙賢者託心鄰國傾慕四海
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
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

之變世所不備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切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

衛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敵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

願業乖與變同由是言之樂生不屠二城其
亦未可量也

昇 僧權

永和四年十二月

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

大夫諱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
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先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
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
樂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傾抗以傲世
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
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

為耶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個儻
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讚以知來自三墳五
典八素九丘陰陽晷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
捷之辨枝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
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巧經目而諷於口過
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苞含弘大凌轢卿相謔
哈豪華戲萬乘若寮友視疇列如草莽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
先生噓吸冲私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友
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恠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
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
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覩先生之祠
宇慨然有懷乃作頌曰其辭曰
稿先生肥遁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稀

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剋柔無
能清伊何視淳若浮樂在必行處儉因憂跨世凌時
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先生其道猶龍
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
適茲邑敬問墟墳公佇原隰虛墓待存精靈永戢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畱周游祠宇
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先生豈焉是

居弗刑遊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鑿孔明仿佛風塵用垂頌聲
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與王敬仁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領崇山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函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所
於所遇難得於已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
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
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告人之死生亦大笑豈

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而已悲夫故列

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伍

慶曆二年壬午歲秋七月
慧照大師希白潭摹勒上



方淳刊



人

王明倫印

